

樱桃花开忆娘亲

■ 陈勇

又是一年寒尽春来，小院樱桃花开，芬芳漫过檐角。风拂花枝，簌簌作响间，恍惚总看见您倚树而立，眉眼慈祥。岁月匆匆，转眼您离开我们一周年了。思念如樱，岁岁绽放，从未凋零。

我的娘亲孙运芬，1933年生于房县白鹤镇油坊沟。您的一生，无惊天动地之壮举，却以平凡烟火，书写了世间最动人的伟大。您慈悲善良，待人宽厚，见乡邻有难必伸手相助，省吃俭用的积蓄总默默帮扶他人。自己衣衫缝补经年，粗茶淡饭只求果腹，对五子却倾尽所有。纵日子艰难，您也从未让我们受半分饥寒。

父亲陈从德于2005年先行离去，此后二十载，您的身影日渐苍老。儿子们天各一方，聚少离多，未能常伴膝下，成了我此生最深的内疚。

感谢娘亲，赐予我们生命。您三岁时，外公外婆就走了，孤苦无依的岁月磨砺出坚韧心性。与父亲成婚时，家中唯一一间瓦房，清贫如洗。您生下我们兄弟五人，以柔弱之躯扛起养育重担，其中艰辛，常人难以想象。大哥曾有幸被推荐入大学，只读一年便因家庭成分被退学；二哥高中毕业便放弃学业，17岁就扛起家计，打工供我与三哥、四哥读书。在兄长们的牺牲与您的操劳下，我们终得步入理想学府。

感谢娘亲，以温柔言语一生鼓励我们。您总不厌其烦地叮嘱教诲，大到为人处世，小到工作点滴，句句皆是真心。您的鼓励，是我们闯荡世间最温暖的底气。

感谢娘亲，以十年相守诠释深情。1995年冬父亲病倒，直至2005年离世，三千六百多个日夜，您怕我们分心，独自扛起照料重担，寸步不离。您用日复一日的陪伴，让病中的父亲安稳走

完最后的岁月。

晚年的您，愈发爱回忆往事，向儿孙诉说成了最欢喜的事。那些往事里，藏着您的骄傲与心酸，藏着一家人最珍贵的岁月。

回想与您相伴的朝朝暮暮，依旧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明知生老病死是人生归宿，却始终无法释怀。都说时间能治愈伤痛，可对您的思念，却在岁月里愈发深沉。

老舍先生曾言：“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母亲的存在，都是我们可以永远做孩子的底气。”幼年时，您是守护我的屏障，将风雨隔绝。我曾天真认定您会永远在旁。青年后我奔赴远方追梦，可在您面前依旧能卸下所有伪装。我总以为岁月漫长，从未想过离别会如此仓促。

那些朝夕相伴的日常，那些轻声细语的叮嘱，依旧清晰如昨。可转身之后，再也触不到您的温度。空荡荡的房间一遍遍提醒我：那个最爱我的娘亲，真的不在了。从此，世间风雨需自己抵挡。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爱意，那些未曾来得及尽孝的时光，都化作余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人世间》有言：“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从前读来平淡，直至您离去，才真正读懂。这一年，饭桌上遇见您爱吃的菜肴，我仍会下意识想为您夹一筷；深夜梦回，总能看见您灯下缝补的模样。

如今，我们谨记您的教诲，兄弟五人相互扶持。每遇挫折，想起您从不低头的风骨，便重获勇气。我们深知，您从未真正离开——您的爱化作春风、暖阳、枝头繁花，一直陪伴在我们身旁。这份牵挂，跨越山海；这份爱意，穿越岁月，永不消散。



父亲

■ 康林

我在你的怀中出生
你在我的怀中死亡
我在你的怀中欢笑
你在我的怀中沉默

你站立的时候
是一个高高大大的“人”字
你躺下来
却是一个短短的“一”字

我一张一张地烧纸
就像翻开你一页一页的人生
你一页一页的人生
在我点燃的火焰中缓缓消失

过去，你用黄铜酒壶斟酒
祭在先祖的清明牌位前
今天，我用黄铜酒壶斟酒
祭在你清明的坟前

走进小小一堆黄土
从此，你在坟里长眠
点起一堆熊熊大火
每夜，我在坟外无眠

每一座山峰都横着你开垦的黄土
每一片黄土都长着你的庄稼
每一棵庄稼都是你的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是你的生命

每一阵清明风都是你的气息
也是我的思念
每一滴清明雨都是你的汗水
也是我的泪珠

最后一次回头，你小小的坟堆
矗立成一座山峰
而所有的山峰
都是你的墓碑

独自留在山中
你头枕青山，脚踩河流
看着庄稼，陪着老树和水井
守着小路和田园
守着中国最后的乡村

雪落归乡处，慈恩永铭心

■ 李明国

2026年1月18日下午两点，母亲仙逝，终年86岁。并非重疾，只是身体器官自然衰竭，是世间最平和的终老。这份圆满，是岁月赠予她一生良善的最好答案。

那日我正在值班，猝不及防接到母亲离世的消息。我颤抖着拨通妻子的电话，一句“妈走了”刚出口，便被哽咽堵了回去。这辈子，我再也没有妈妈了。电话这头，我失声痛哭。妻子只说了一句：“我收拾好等你，一起回去。”

归乡的路格外匆忙，幸而我们赶在暴风雪来临前抵达。刚踏进老家竹坪的门，漫天大雪便纷纷扬扬落下。在老家习俗里，这是祥瑞之兆。这雪，似是上天为母亲铺就的归程。

母亲是2025年4月28日回到竹山老家的，此前四年多，她一直待在我身边。清明节后，因一场感冒缠绵病榻，日渐思念故土，我们便送她归乡。回老家后，在小哥的悉心照看下，母亲竟精神大好，又开开心心地生活了大半年。这大半年的安稳，成了她留给我们的最后温暖。

母亲生前行事温和，睦邻友好。她离去后，左邻右舍皆来帮忙张罗，忙前忙后毫无怨言。无数亲友从各地赶来吊唁，这份情谊，是母亲一生和善待人的福报。

母亲过世的当晚，我们兄弟几人一同守灵。烛火摇曳，映着母亲的遗像，往日的点滴在脑海里翻涌。

下葬那日，适逢“大寒”节气，天空飘着雪花，大地银装素裹。送葬的队伍蜿蜒绵长，乡里乡亲皆来相送。最让我动容的是，行至途中，有乡邻自

发摆上长凳供停棺歇息，还摆桌祭拜。这在老家是至高无上的礼仪，是乡里对母亲一生为人的最高认可。

更让我们感念的是，母亲下葬后，竟有一二十只喜鹊飞到院子里，数日不去。这成群的喜鹊，为母亲的归程添了一抹祥瑞，也让我们心底的悲伤多了几分慰藉。

母亲的一生，是辛苦操劳的一生。在那个艰难的时代，母亲凭着一身坚韧，含辛茹苦把我们弟兄三人拉扯大，还一直照顾着生病的父亲。半生苦累，半生坚守，她终于熬来了好日子，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一切美好。

我一直记着母亲的付出，几乎每年都回家为她祝寿。尤其是她在我身边的这四年多，工作之外我便尽量陪伴左右。我还悄悄录制了近百条她唠叨的视频，存入电脑，想着往后念她时，还能听听她的声音。

就在她走的前两天，我专程回老家看她，为她洗头、洗澡、泡脚、剪指甲。她虽叫不出我的名字，却笑着说“我是你老汉”，吃了我剥的橙子、喝了我冲的牛奶，全程笑意盈盈。我满心想着她还能陪伴我们一段时间，便安心返回了十堰。这份遗憾，成了心底难以言说的惦念。

在尽孝这件事上，我问心无愧。母亲高寿善终，归乡安眠，身后有乡情相伴、祥瑞相随，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生温厚，一世良善。母亲用一生的付出，给了我们最坚实的依靠，也用一生的品行，赢得了世间所有的温柔。惟愿母亲一路走好，若有来生，我们还做母子，再续前缘。

6



清明·长记忆

责任编辑：王勇
2026年4月8日 星期三
编辑：李洪领
版式：杜琼

